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合參四書蒙引存疑字解卷之十八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蒙存合怨慕二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
 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蓋怨在已則所慕在親
 矣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二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只當用
 慕字故孟子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
 參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歉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
 乎親其心必及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

四書定解

下孟 萬章

一

八卷

不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尤人矣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志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
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
心為不若是憇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
我何哉

存疑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憇然不介
懷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
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莫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

泰何六子曰人之于人一個忍字壞了人之于父母一個忍字

壞了○蒙引於我何哉者負罪引慝日夕惟思惟其所以得罪於親之
故○而不可得皇皇無措而不容釋者也○最得大舜怨慕之情狀
蓋惟求所以不得乎親之故而不可得方知其所以圖得其親
者無所不至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
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為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
所歸

蒙引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一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二也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為三也下文所謂富貴即帝將胥天下而遷之人悅即天下之士多就之妻帝之二女便是二女事之至于百官九男倉廩則又在所略蓋聖賢說話正不必拘拘於湊合然大意則是如此備字項百官牛羊倉廩三項堯老而舜攝政分明是與舜共天下遷之則盡轉而付之註相視也胥正訓相視字是足他意恭說者皆以此節為承上文言舜怨慕之寔看來不是蓋此上只就其徃于田說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可見不是一意了

謂舜之怨慕豈惟號泣于徃田之際哉帝使云云蓋至此等可樂之地宜若可以自適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窮人正與上相對蓋窮人則無妻子之可養無人之可依無富貴之可樂者也下文数个憂字正是如窮人無所歸○何六子曰玩為不順于父母之意乃孟子沒底豫後追論舜之心事如此此所謂終身慕不可認真而以詞害意也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

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存疑重末句順於父母即所謂諭親于道而未始有違者也此
二節總是言雖極天下之欲靡所不遂時尚猶怨慕見得不特
往田之時怨慕也此真個有一日不順於父母則有一日不解
憂者故末節遂以大孝終身慕父母歸之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蒙引五十而慕非怨慕也蓋瞽瞍未底豫之前舜之慕乃所謂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也既底豫之後舜之慕乃所謂父母愛之
喜而不忘也

○一則曰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再則曰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蓋順則慕不順則怨慕其順又怨其不順兩念合為
一念一窮字六憂字這裡面怨慕兩意俱有須知怨也只要伸
其慕故但見其慕而不見其怨所以三節併說一怨字下文單
只說數個慕字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
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
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蔡章引詩意言經以載道至聖如舜正盡道之人故曰宜莫如舜不得娶不聽其娶也人之大倫就上承宗祀下繼後世說見不可廢之意余謂大倫即就上男女居室看蓋夫婦乃五倫中之一倫也似捷徑廢了大倫又徒取父母仇疾一場是以不告則既免於廢倫又不見懟于父母蓋不得已而行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蔡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一句舊說帝妻舜而不告只是不告瞽瞍或謂天子妻人無告而不得之理還是帝妻舜而聽舜之不告者亦知舜之告焉而不得妻也此意甚好但又添一聽字不如舊說為順蓋告于瞽瞍瞽瞍有不樂之心舜欲從君之命又恐違親之心便妻不成故但以君治命忘不告而妻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捨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予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愛象喜亦喜

忸怩是記者之言蓋象有愧心便有慚色舜亦不知之耳臣

庶汝治皆舜喜弟之來以富貴與共之意非托以國家人民之責也。觀下章封有庫意便見存疑作者視說亦無着落。象憂二句略推開說不專只此一語見聖人待弟至情。憂喜渾然無間。雖知其將殺已亦忘之也。就此章鬱陶句是象喜。臣庶汝治是舜喜。大全以象疾舜為象憂。舜憂其何以使象至此為亦憂未是。

蒙引象憂亦憂是伴象喜亦喜說重在下句言舜雖知象之將殺已。然見其來而喜則又有不自覺者。參何六子曰此處見舜之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為。存疑為喜謂既知殺已而猶喜之似為偽意此以常人之心度聖人也。聖人心純天理孝友一念懇惻真誠何計其他故孟子直曰誠喜君子可欺二句承上起下只是泛言不可指子產亦不可指舜。

蒙引可欺以其方泛說而子產事在其中言子產令校人放魚
校人復之云此自理之所有者子產安得不信許氏謂魚之
水有收然而逝之理此句恐未盡觀校人出曰云則不專指
收然而逝一句明矣不要將信字帶誠字信與喜相連謂真寔
信之喜之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
之也或曰放焉

蒙引之為天子則放之萬章疑其當誅以放為過厚孟子言舜
不但放之而且封之或者不知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庫之人
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蒙引幽州北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羽山東裔所謂投諸四裔
也流放殺殛隨罪之輕重而異法書曰竄三苗此曰殺寔之死
地即殺之也殛書解拘囚觀今此解曰誅拘囚不赦亦誅之也
四罪謂罪此四人而誅之也天下咸服服其用刑之當罪也仁

人固如是乎帶下二句讀言他人之不仁則誅弟之不仁則封
安得為仁人然曰他人曰弟自當有辨故孟子即以為仁人
存疑仁人之於弟也此句便見處弟與處他人不同以下正言
舜所以為仁處怒是忿怒怨是怨恨藏宿二字都從後日為天
子不沒追念前日殺已事而來但在舜直是無怨無怒非有怒
有怨而不藏不宿也親是親密而不疎意愛是惟愛而不乖意
曰而已矣者見只知有親愛此外可怒可怨都不知了親愛屬
富貴不是互言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

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
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恭故謂之放解或曰放意豈得暴彼民應有庠矣罪意言象雖
不仁不得以暴有庠之民則舜不誅象未為不仁也雖然又轉
一意言使吏治國不但使象不得暴民又欲使象無治國之責
得以源源來見也此來見與朝貢之期不同不及貢二句存疑
不字直貫下朝貢即有政事謂不及朝貢以政事之時而後接
有庠之若凡遇暇時皆可見也蒙引不及貢斷句謂朝貢見諸
侯則什政事接有庠則不及朝貢之期即以政事見之也二說

存疑較勝一說不及貢謂不拘時而見未是此之謂指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之謂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蒙引語云與末句此語之語正同自盛德至岌岌乎皆咸丘蒙所引語也盛德之士三句又是齊東野人所舉者欲為下文責舜張本也為吾君者吾不得以為吾臣為吾父者吾不得以為吾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則是君而臣矣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則是父而子矣此語本意云盛德之士其為臣也君亦不得以不善及之其為子也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本文所謂祇歎云者也但齊人錯認做別說耳獨言舜見瞽瞍其容有蹙意以父子天性尤有所不能安也故畧堯註言人倫乖亂則父子君臣皆人倫也豈以其臣堯為可乎齊東野人

之語只是斥其非君子之言耳不必以為寔然堯老而舜攝言堯在特舜未嘗即天子位也又引堯典及孔子之言以証之明其無是事也百姓指畿內而言古者天子崩畿內百姓服斬衰期年今也百姓為之三年四海之民雖無服亦過察八音而不作樂此數句是據堯典事實言之而以孔子民無二王之語斷之然都就無臣堯說惟此事有証佐在而其無臣父之理亦可并見矣咸丘蒙尤未喻故又有下文之疑

存疑蒙引曰言堯未死舜既為天子即是無堯為君了今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二天子此說

不是使堯在時果以位禪舜舜為天子而已退居於無用之地及堯死便不以天子之禮待之耶且舜既為天子堯既死以天子待之何以見是二天子所謂是二天子者特以放勳祖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則堯分明是個天子在那裡死而天下為之服三年喪也若舜既為天子了堯死而又帥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喪也豈不是二個天子蓋堯坐定是一個了舜又是一個豈有是理則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朝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蒙引咸丘蒙又有瞽瞍非臣之間蓋猶未喻上文之意而又引
詩以為天子可臣其父也是詩也至賢勞也是明其說詩之非
而因原其志之有所在故說詩以下是示以說詩之法而因言
其詞之不可泥大意如此相連看

存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辭也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志也若泥莫非王臣之辭則天子真可臣父而失
不得奉養父母之志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辭也憂旱志也若
泥靡遺之辭則民真个都無遺而失詩人憂旱之志矣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
之至也以天下養之至也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蒙引言舜既為天子則瞽瞍為天子之父矣瞽瞍既為天子之
父則當享天下之養矣此是據理而斷其無臣父之事也尊親
養親字面正與使父北面而朝者相反若北面而朝則卑其親
甚矣而非所以為尊也棄其親甚矣而非所以為養也便不足

謂之永言孝思而何以為天下之則哉不可先繳北面而後引詩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蒙引瞽瞍亦允若是見化于子不能化其子反為子所化此所謂父不得而子之說也獨解此句不言君臣者蓋可說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雖說堯不能以不善及其臣聖賢說話就其通者言之耳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參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是此章大旨觀不能二字便見天子主張不得則必有為之主者天也天不可見只于民心見之故章內或專言天便也民心或專言人便是驗天意或天人平言總是見天人一理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蒙存合天與之空講行與事一般。但自其出乎身謂行自其加乎民謂事。如下文主祭主事俱是事。皆自舜身上做出來。便是行。示之者謂不言而示之以意也。舜之行事無不如願。便是天示以與舜之意。天子能薦人。六句重上二句。下四句例言之耳。能薦而不能必。便見天下之與非。天子所能為也。堯薦舜於天。暴舜于民。俱兼行事講。但不可入寔。下文主祭主事正言其寔也。天受民受亦不可涉神享民安意。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天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存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之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之。之類也。使之主祭一節。是言舜之得天也。相堯二十有八載。三句。又是言其所

以得、天、處、堯、崩、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
蒙引承上文云不特主祭而百神享主事而百姓安足以見其
為天之所與自其攝政之久與其迫於朝覲訟獄謳歌之歸者
觀之亦足以見其為天之所與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所以
為天者即下章所謂歷年多施澤於民久而為民心之所歸戴
而不忍釋者故曰天也。此章天字凡十有六惟此一天字以氣
數言其餘天字以理言。

存疑必待三年之喪畢然後避堯之子者蓋君薨百官摠已以
聽於冢宰則三年之喪未畢舜尚攝天子之事也必待三年之
喪畢然後堯之子宜立故從而避之耳避之南河之南所以示
天下之有嗣君也然朝覲者久被其賓接之禮訟獄者久被其
欽恤之仁謳歌者久被其好生之德不歸堯之子而歸舜這人
心所在即天意所在故曰天也此正應第二節天與之惟天之
與舜避之而不可得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答人心寔以承天
意也。

蒙引朝覲者人臣見君之通稱覲特見也訟獄訟乎獄也長聲
為歌短聲為謳非至舜面前謳歌只是朝野間詠歌舜之德耳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蒙引謂太誓此言即吾所謂舜為人所歸即為天所與之意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
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
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
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
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存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
於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昔者舜薦禹於天至若吾

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
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
見在前耳

參命禹攝位便是薦禹舉益為相便是薦益之啓謳歌啓前輩
陶朴菴義云萬國攸同無改於塗山之會兩造質成尚慕大泣
罪之風美盛德之形容無異夏舜之嘆鳴國家之盛治庶幾乎
河洛之思託之吾君之子只重有子象賢上不重正統意去勿
說上世有功德而不忍負其子恐碍堯舜也

卅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

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
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
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存疑丹朱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于天
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
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
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
蒙引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對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即
所謂其子之賢不肖也。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對

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即所謂舜禹益相去久遠也
相去久遠兼歷年少二意只是禹益在相位之日相去久遠之
不同今乃言舜者即上章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而帶言於此其
事體一也。舊說作世之相后不是這皆天也正與天與賢與子
之二天字相應。

存疑致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致在後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
致禍為之即所以致之也。

蒙引為之者天也受之者人也以為屬天以至屬人以主宰而
言謂之天以當聽受而言謂之命

匪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參匪夫節是為益設以引起下節耳仲尼無薦而不有天下正是有薦者則匪夫而有天下者宜莫如益矣然又必遇繼世如桀紂然後能有天下不然則亦不有天下繼世節又自有主客伊尹周公為客而益為主也以益之不有天下出於天正見禹之與子為出于天也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任四年太甲

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子毫

存疑此節承上文言伊尹之不有天下者以太甲之賢也伊尹相湯句要見咸有一德而有大功宜有天下意二年四年斷從程子說

蒙引註雖云未知孰是然必以趙說居程子之先者蓋太丁未立不言死則外丙仲壬不言死亦可矣然太丁未立而死既有子亦不應別立外丙仲壬蓋是時既有世嫡之義則父死子繼嫡孫當立也趙氏本生于程子之前然程子之說出於趙氏之

後蓋以折衷之也。惟太甲差長之說或未盡。泰丁未立而死，以世嫡之禮論，當在太孫。雖使其幼，豈不能負辰而朝諸侯，而公然廢嫡孫立庶子。雖曰商人兄死弟立者多，然帝乙未嘗立微子也。蓋太甲顛覆典刑，已在為太孫之日。尹寔廢之而立外丙，仲壬及其皆不久，而後為遷桐放君之事。故曰伊尹聖之任者也。今論者徒取邵子經世史甲子曆推其無此二君以為証，不知曆紀其年，苟其年合則世次固所畧也。要知其不併叔號于侄年哉。若曰二歲四歲則孟子此二語為贅詞，何故及此二人者，而妄揣伊尹意中未形之事，以此二人之幼而乃立太甲哉。作文當以正註為主。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存疑太甲能改過，猶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故伊尹不有天下，成王之賢亦如啓太甲。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參須補出，然則益之相禹，猶伊尹周公之相湯武也。湯武既不

能違天以與賢，禹獨能違天以與益哉。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蒙引義一有二說，皆天命也。只以天命為義，一說皆奉天命也。又以奉天命為義，二者事之宜也。自有事實，在註雖有皆天命。

也之句。然其下更有聖人豈有私意于其間哉。一句無私意於其間。便是奉天命矣。一也。謂均于聽命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參戰國之時。人不知有義理之學。汲汲然志於功名事業。以求其富貴利達。雖枉已辱身。有所不顧。故設為此等議論。上以誣聖賢。下以便一己之私溺。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存疑伊尹耕於有莘二句。以所樂言非其義。八句。以所守言樂所守不平者。亦不可以所守為樂道之寔。蓋樂字包得廣。是神交意會。心與道一之意。

蒙引先言非其義。而後言非其道。四句不平。謂事之不合時宜。便不成個道理。便非堯舜之道。祿以天下等句。自富貴之極大者。言一介等句。自取予之極小者。言自極大至極小。便見無一而非道義也。祿猶言官之爵之也。繫馬馬必用繫也。一介猶言一根草。惟一介不苟。故能輕視千駟。惟不輕取人。故能不輕與人。伊尹格天事業。全在一介不取上。故曰人有不為而後可以。

有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
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
與我處畝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參囂之數語，是重始進，恐湯未必果可有為。倘一聘即出，後若
不合，進退難處。不若不出之為愈也。故其心寔不敢受幣，或謂
托言以觀湯意，誠否未是。蓋聖人未遇時，但知若將終身，原無
安排等待之心。後來事業未時到，則應之耳。舜居深山，尹耕莘

野，便是此意。若其心欲出，姑退托以堅其求，便非聖人之心。
蒙存合三箇，吾豈若與上節我豈若相呼應。上以樂道對幣聘，
一是分內，一是分外。下以應聘對樂道，一是兼善，一是獨善。當
囂然之時，但知樂道，則以內外較重輕，故畝畝豈若應聘之為
大堯舜其君，欲君為放勳重華之君，堯舜其民，欲民為協和鳳
動之民。親見一句，承上二句，兩箇使字有力。若曰：君民堯舜，吾
得而使之，必見其成，此便是任的意思。
參全因要湯二字，故于樂堯舜之道形容其囂，自得之意。如
此持守，如此看破，則要君之誣不待辨而自明。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存疑知字淺。覺字深。予天民之先覺。則天意有在。已有不得而辭者矣。

蒙引道即堯舜之道。而向日之所樂者。己之所先覺者。此道也。所以覺民之未覺者。亦此道也。

恭先後二字活看。只是生人之初。聖人知覺無蔽。凡人知覺有蔽。及聖人既覺之。而後蔽去。始有知覺對聖人言。則為後耳。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蒙存合當堯舜往矣。必欲天下被堯舜之澤者。蓋堯舜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尹之自任。欲俾厥后為堯舜。則天下亦被其澤。即是被堯舜之澤矣。天下之民。不被其澤。由己不能以道濟之。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言其志在天下。而不在一身之富貴也。如此二字。只指本節。天下字。正與天下之民相應。恭思以心言。根上文。伊尹之言。而指其心也。天下字。匹夫匹婦字。堯舜字。皆形容任重之意。

蒙引尹之于湯允五就伐夏救民是以末一就言伐夏救民此正是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皆被堯舜之澤便是所謂正天下者也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

蒙存合辱已指割烹言正天下指伐夏救民言一枉已且不能正人况割烹辱已而能伐夏以正天下乎其必無此事明矣聖人泛講遠近以出處言去不去以去就言歸要歸也歸潔其身雖四平講意重近不去邊蓋人知遠者去者之為潔不知可近

而近可就而就亦潔也故曰歸潔其身而已矣潔與辱對着言

聖人皆要潔身伊尹安肯辱已其必無此事又明矣

參此泛論其理以斷伊尹也如云使尹不能正天下則已能正天下必不辱已伊尹非聖人則已如其聖人必能潔已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蒙引承上文云然則伊尹果何以致湯之知也蓋以堯舜之道

要湯耳即上所謂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致湯三使往聘之也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不亦為干祿豈弟也乎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毫

蒙引此証伐夏救民之事究其所以則從自任之重来方於上文有闕屬蓋伊尹之抱負如此勲業如此割烹要湯必無是事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

存疑言孔子主於君所近狎謂藉以自通之意造言生事之人正借聖人以便已私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死

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泰得之不得曰有命頂上進退說進之而得有命非我所能必吾何為不以禮而輕於進退之而不得有命非我所能免吾何為不以義而雜于退禮義是盡其在己者得失是安其在天者惟知安其在天故益守其在己聖人義命相忘此言特曉子路以做彌子耳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當退不退是無義也不當得而求得是無命也此重退邊講故只言義不是言義以該禮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

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

蒙引不悅於魯衛乃女樂與飛鴈事也此見遠宋之故微服而過宋則去宋而至陳也貞子魯為宋大夫而今仕于陳曰司城者仍其舊爵稱之耳

存疑貞子時為陳侯周臣臣云者見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參此節重當阨一句言當阨猶擇所主况齊衛無事之時有主癰疽之事哉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蒙存合此亦即上二節而申明之于衛主顏雝由于陳主貞子便見得君子小人各從其類矣觀近臣二句兼賢否講所為主主人也所主主人也為君子主其人必君子也為小人主其人必小人也故觀近臣之賢否以其所為主主於君子家其人必君子也主於小人家其人必小人也故觀遠臣之賢否以其所主孔子與癰疽君子小人迥別若是孔子必不主癰瘠若主癰瘠便不是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年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

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
不諫

蒙引五羊之皮賣身而得者也身為之食牛為養牲者食牛也
以要秦穆公謂以五羊之皮去使用以入秦穆公也
秦百里奚事秦事寔無所考孟子即以去虞一事斷之重百里
奚不諫一句下文反覆推明都從這句推去晉人假伐虢之道
即箴屏虞之術虞公貪璧馬之利遂忘輔車之勢宮之奇諫之
是也乃虞公不用故百里奚不諫孟子叙此亦以明奚入秦之
由見其無干祿之心耳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魯不知以食牛干秦穆
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
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
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

蒙存合智凡四段當以首一段為主下三段皆以推明此意言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此時年已七十矣非少年
未更事者彼魯不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此便是不智了然即
其所行而觀之知虞公為人不可諫而不諫此其智也知虞公

之將止而去之。此其智也。知虞公可與有行而相之。此其智也。百里奚將有三者之智。豈有食牛干主之不智也乎。三个智一是不失言之智。一是能見幾之智。一是能擇君之智。賢允兩段。重在下段。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聲名可傳於後世。此其才德兼備。決是賢矣。既是賢者。又豈肯自鬻以成其君哉。

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仕。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蒙存合聲色說得廣。不止女色聲樂。伯夷無治則進實事。以亂則退。推之也。橫政所出。以朝廷言。橫民所止。以鄉俗言。猶未亂也。然亦不居鄉里。常入猶非橫也。然亦不與處。當紂之時。二句。總承上文。紂之時。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政俗皆橫。濁亂之世也。故伯夷隱居以待其清。此清字非聖之清。字此以世言。彼以行言。廉有分別。定見也。立志是能特立。定守也。頑是昏昧。而溺於利與廉相反。懦是柔靡。而屈於欲與立志相反。伯夷之行。廉而有立者也。故能化頑夫為廉。懦夫為立志。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不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
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
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蒙引何事非君二句述其言也治亦進二句承其言而狀其行
也曰天之生斯民以下皆是言其自任以天下之重此其所以
治亦進亂亦進也但本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一句只帶思天
下之民以下與萬章上同蓋就其將以此道覺此民之言而見
其思天下之民云也

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
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
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存疑此節言非但其事君也不然不憫而已與鄉人處亦由由
然不忍去也然所以不忍去者何也觀其言曰爾為爾云推
其自言不能浼我所以由由然不忍去也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蒙引漬米已將炊亦不待其炊且去其漬之米而取米以行可

速如之遲遲其行此言在未行之時說正待微罪而後行非必
在路上遲遲也蓋因子路趣行曰夫子可以行矣故夫子言此
以曉之去父母國之疑也蓋孟子解辭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仰下惠聖之和者也
孔子聖之時者也

存疑聖是成德之號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聖三子之清任和
各造其極而無勉強故皆得為聖孔子兼三子之行而時出各
極其至而無勉強故其時為聖之時

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

參清任和是孟子名之三子不自知其一于清任和也若自知
之則已覺其行之偏而必求其全矣集大成亦是孟子擬之非
孔子見三子之偏而必求其全也若曰孔子取而集之則三子
不生于前孔子將何所成乎必不然矣金聲而玉振之非舉始
終一音即為大成言其間衆音條理無不合也曰始條理者謂
金聲以後條理皆自此引起曰終條理者謂玉振以前條理皆
從此收拾何樂不備何音不齊故謂之集大成始終字指金玉

言條理字指衆音言。若一音自為始終則只是一音條理便是。小成不得謂之集矣。存疑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鑄鐘引起他然後衆音隨之而起。是以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煞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煞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

蒙引小成之始終只在其一音之內。大成之始終則通八音而言。始於金而終於石也。如三子之所知行只在其一清一任一和之內。孔子之所知所行則兼乎三子之清任和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參既曰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又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分明是進一步說話。上是分說。此是合說。謂智聖之合一處。譬之巧力一事而並運。方是集大成。若仍如前二句則智譬則始。聖譬則終而已矣。○何六子曰。上節舉樂之始終以

明孔子會聖之全由於智此節又即射之力始于巧者以明智
聖二字所以為始終之義故未註云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
智二字之義時說以上節為喻孔子智聖兼備此節為喻孔子
聖由于智不思上既以始終條理言智聖則聖由于智之義已
在上文矣下節方以巧力明之則上文始終二字將何着落乎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
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參戰國之時諸侯放恣周制廢墜爵祿多失其舊故錡為此問
慨然有傷今思古之意諸侯惡其害已○是推其詳不可得聞之

由籍謂該載爵祿策籍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
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參班爵皆為仕者而設故曰列爵惟五本不可以天子入在內
故須天子一句另設蓋不過言此為班爵者之起例耳下又制
地亦然○天子一節對天子之制五節看一是班爵之畧一是
班祿之畧折言之則天子一位提起以下皆諸侯下君一位提
起以下皆臣也天子之制提起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歷數之
輕帶附庸在末已上對天子一位一段看是班祿通于天下者

天子卿一節提起。而大國次國小國歷數之。輕帶耕者一節在末。已上對君一位一段看。是班祿施于國中者。存疑位猶言級也。五等專自為君者言。天子至子男皆是為君者。六等合君臣而言。天子至子男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施於國中。兼王朝與侯國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蒙存合地方二字不連續方正也。言四面方正皆千里也。看下旬皆方百里。使見其或地不足五十里。則祿食之入有限。覲君之費不給。故朝覲會同不能自達于天子。則附大國以姓名通。是四等外猶有附庸也。庸字或訓城。謂以城附大國為屬國。或訓功。以功附大國而奏于王。或訓常。謂以附大國為常。今多主功說。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存疑。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采邑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者。蓋入則為王朝之卿士。出則為列國之諸侯。故其祿亦相同也。不言公者。與侯皆百里也。不言中下士者。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參三節雖各有君十卿祿句然却重臣講不重君祿但以君祿為準耳蓋君祿已見上文故也。十卿祿與天子千里卿祿視侯百里一般所謂萬取千千取百是也。卿以上三國異者祿厚則少殺之恐地不足供也。大夫以下三國同者祿薄則不殺之恐不能自給也。殺之是義所以節國之用。不殺是仁所以養臣之廉。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蒙引上中下農田皆百畝而有上中下之差等者全在百畝之糞上糞多就是力勤蓋糞即人力所為者。存疑此明上文祿足以代耕意農有五等受祿以是為差亦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祿之五等以事之繁簡而分。

叅此節是以農夫所食五等例庶人在官之等不重耕講重發
明代耕意○封建公侯卿大夫原以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與之
共理方是聖人之心今作此題者盡講入防微杜漸制馭鈐束
事制曲防上去將先王公天下之心為秦人郡縣自私漢高猜
忌功臣之心殊為不倫矣作文只宜平叙班爵祿之制耳天子
權輕重自是周之末世事與周初定爵祿之意不相涉講中勿
立議論勿偏重天子為主方得體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
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蒙引挾兄弟所謂席兄弟之勢為美官者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
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
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存疑無獻子之家視獻之家如無有也有獻子之家把獻子之
家來當事而慕羨之也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出獻子所以與
友之意所謂友其德也
蒙引不必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相對當主獻子不
挾貴說蓋獻子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其德

也。則獻子之不挾其貴彰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叅重師友二句。末句帶講。蒙引云：此舉成語以明不挾。不以所師所事皆為友。據此只重顏般一句。然師亦友之尊者。但事我則非友耳。此見惠公友德而不挾貴之意。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云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蒙存合。晉平公節重敬賢者之命。上自入云則入。至不敢不飽。皆敬其命也。入云則入。有未云不敢入。既云不敢不入。二意坐食亦然。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見其不以富貴輕貧賤之食。不敢不飽。是孟子推其未嘗不飽之心。此見平公友德而不挾大國之貴。然終於此以下。輕看只是據理而斷其未盡耳。不可以能盡待賢之禮。未盡用賢之道。平看。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叅舜尚見帝。以匹夫上見天子也。館甥饗舜。皆堯待舜之禮。貳

室謂副宮、非正宮也。享舜享於舜也。迭為賓主，只是禮遇之隆，忘其形迹，畧君臣之分而歡然賓主之相接也。不必說堯為主而舜為賓，舜為主而堯為賓，此見堯之友德而不挾天子之貴。此意迭上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想講中亦須補舜亦不以匹夫自屈意，此於友道尤為吃緊處。蒙引：天子友匹夫，是為何友其德也？要見此意，堯之與舜固能與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然本意只在無所挾上，不可以為正是言王公之尊賢處。上文所以着箇非王公之尊賢者，蓋不如此貶之，則平公之于亥，唐其尊賢為極矣。又孰知其為有所未至者耶。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蒙存合不必謂用上之禮以敬下，只謂以上敬下也。用訓以處多如此。以上俱是說用上敬下，末兼言用下敬上者，主意在其義一也。揭尊賢之義於貴貴，欲人知尊賢之重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恭，恭就心講，應上何心者，言交際之心，恭敬之心也。恭指餽物者言，不恭指拒物者言，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曰其取諸民之不

義也。兩箇曰字俱受賜者心中自度之言。尊者賜之。從講不必指當時諸侯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是計度尊者取此物以賜我不知合義與否也。而後受之。承義一邊。下補卻意。承不義一邊。言義則受不義則卻也。因其不義而却之。是鄙其物而輕其人。便是不恭。所以不却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蒙引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見得上文所謂却之者是直以其不義而却之。非宛轉其辭而卻之也。曰其取諸民之不義

也。而以他辭無受。這就是以心却之。不可作兩層看。

參不可乎。意以為可也。交際總是一時一事。但非無處而餽之。有名則曰交。以道。非儀不反物而失之。苟簡則曰接。以禮。斯孔子受之。蓋舉其禮義之中正。而取予最不苟者言之。以見其不必却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聞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

蒙引殺人而顛越之既殺了則將其屍丟擲而棄置之罔然頑然也。

恭殷受夏至為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相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克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存疑子以為有王者作三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二句是以義理上辨其非真盜義理也自禦人之類而推之至於義理之至精至密盡頭去處也蓋禦人是真盜是大不義以其類推之天下之事但有以逆取之與禦人相似者其逆雖不盡同要皆不義與禦人同一類然此特其粗者耳若以取非其有而同於禦人之盜是謂天下之物凡非義之所當得皆非吾之所當取苟不顧而冒為之於義便有害較之禦人之盜

惡之大小雖不同其害義一也。推至于此道理已極精微更無去處了。故曰義之盡。蒙引孔子亦獵較只是用獵較所得之物以祭非自往田獵相較也。獵較從趙氏註較謂角逐而相奪也。獵較猶可即孔子仕魯其無害於義者猶且從俗况諸侯寔非猶樂其賜亦無害於義何為不受之乎受其賜應轉斯君子受之不可作孔子說曰然則孔子之事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矣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存疑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為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交易其俗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簿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數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數寔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于目前除奸革弊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萬章有奚不去之疑意以君子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之正今不能救習俗之弊姑從之而陰為之圖是

道不可行於義不當留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去者，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吾道之果可行耳。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為之圖。先簿正祭器，正是陰為之圖，更有試行道之端在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吾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為之乎？為之兆在先簿正祭器外，凡其所行使鬻雞豚者，不飾賈，男女行者，別于途，三月而魯大治，皆其小試行道之端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

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蒙引：歷言孔子仕有不同，或為道而仕，或為禮而仕，或為祿而仕，正見其仕皆不苟也。下是舉其事以寔之，註中故於魯以下照應上文，乃餘意耳。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

存疑：下二句比上二句言仕本非為貧，不得已亦有為貧時候，與娶妻本非為養，不得已亦有為養時候，一般非為貧重行道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

關擊柝

存疑富貧與尊卑不平。祿隨位而祿又該得位。故下節註只曰亦不可苟祿。大凡居難稱之職而職有不盡。便是苟祿。惟若抱關擊柝之吏。則其職任輕而不難為。易與祿相稱。而不至苟祿。蓋舉此以見例也。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蒙存合此節以仕為貧而仕者之準的也。曰嘗為蓋以當其道不行而為貧。以仕之時委吏乘田。正抱關擊柝之類。兩曰字是孟子度之之辭。會計當是錢穀出入積算明白。茁壯長言茁然肥壯。而又生息滋蕃也。兩而已矣。言其職止於此而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參為貧而仕者。原為道不行而無行道之責。故不宜言高也。言高者必其立人之朝。則可立人之朝。必其能行乎道。則可道不能行矣。而徒為竊祿。真可恥也。此二句文平而意串。○此章為亂世之君子而言。度天下必不能用我。立人之朝而道不行。只得為貧而祿仕。而祿仕却只是盡職。不必位卑言高。只抱關擊

柝乘田委吏盡職無罪而已章意全在末節着精神惟其位卑言高為罪所以卑者只盡卑者之職惟其立朝而道不行為恥所以辭尊居卑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存疑諸侯有爵有土者不幸失國出奔託寓也國所在以寓公之禮行之歲有常廩寄託于人非定居也仕便有定居有常職非寄託無定居無常職便是無事而食故士不敢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

固周之

蒙引受之何義言托之既不可餽之又不可受是受必有義其義何在也君之於民也固周之止指義之所在蓋君有周民之義士之未仕即民也君餽之粟亦周之耳故其義可受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參周、世人之急也餽以物與人與周同意是惠出特典多寡隨時故無常數賜謂賁賚之賜或隨職分為隆殺或因等級為多

寡故有常數必有常職者而後可無常職而受之便犯非其分故以為不恭不恭只是越禮即應轉上文非禮意蒙引無常職而賜于上則為士而托於諸侯矣故士以托諸侯為不敢者正緣無常職而賜于上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操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

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毫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蒙引註鼎肉熟肉也鼎非訓熟蓋肉經鼎則熟矣○雖知亟拜

之勞而不復然不知繼粟繼肉而遂絕不餽均之為失養賢之道矣悅賢字虛悅賢所重在於舉不徒在於養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今繆公之于子思非惟不能舉亦且不能養也安在其為悅賢乎不能養兼亟餽無餽兩項說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存疑始不以君命則失於簡故肉粟之餽以君命將之是盡養賢之道於始後常以君命則失於煩故庖廩人之繼不將以君

命是盡養賢之道於終子思三句是推其不悅之意見繆公之不能養

先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為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

辟於猷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參曰九男二女百官則非庶人庶人可比牛羊倉廩備則繼粟繼肉又不足言而加諸上相之位則又不特小小舉用而已此養此舉惟王公有之而二者兼備為則悅賢為極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

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蒙引庶人即士也以位而言曰庶人故往役義也以德而言曰士故往見不義也

存疑上曰庶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已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萬章曰庶人召之往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參此義字與禮字非二樣不守此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然亦

不拘拘以禮字貫說。要得宜字意。蓋往役者得庶人之宜。故為義。往見者失士之宜。故為不義。惟義可役而不可見。故庶人但往役而不往見也。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

參且君二句。及二曰字。俱孟子自設問答。或以為萬章問答。亦通。但章恐不曉得多聞與賢意。曉得便知士自重之道了。自知識言謂之多聞。就多聞中作用出來。便謂之賢。多聞則可以發聰明而備顧問。宜受學而師之。曰。賢則可以養德性而變氣質。當屈己以就見之矣。曰。而况諸侯乎。曰。吾未聞。皆決言士不可召。意夫君既不可召士。則士之不可往見也明矣。古千乘之國。以友士。終公雖據古而言。而自寓之意。則謂能友子思也。蒙引。不可以事之云乎。二句。通為古人之言。是謂古人只就箇事之。豈曾說箇友之所以關其一友字也。豈不曰。以下。是孟子。

推子思之意以位以德非兩平意只重德上千乘之君以下又是孟子就此上斷之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存疑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

蒙引引虞人一節重在招不往看招召也虞人雖死不赴非招之招故孔子贊美之

存疑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旃有文采仕至大夫則變化而成又矣以皮冠是答其問矣又說下三句者因上文招虞人以旌故並言之以起下文也

蒙引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即謂齊景公招虞人以旌不至也以此推之則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必不敢往矣此與上文一意皆是不敢往者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則必不可往者

恭以不賢人招賢人。即士與廢人之名。廢人論其分耳。召之役。則往役賢者。未嘗非廢人也。豈必不賢者。此特為招之者論耳。招之不以士。則不以賢者待士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蒙引。近則就而見之。遠則以幣聘之。此則欲見賢人。而以其道者也。舍此而召之。則非其道矣。

存疑。欲見賢。便有箇道。致他來見。譬猶欲人入而開門。與他入也。不以其道。則有以沮其來。是猶欲人之入而閉之門也。

恭義以正大無邪曲言。故曰路。禮以品節不可踰言。故曰門。不可作兩件物事。只是吾人的本心。但就制事上說。謂之義。就檢身上說。謂之禮。引詩不依詩意解。只就道理上說。履便是能行道理也。此雖以証能由是路之義。而出入禮門亦可類見了。若往諸侯之召。便是由非義之路。出入非禮之門。上有愧于子思之高。下有玷于虞人之守矣。君子豈為之哉。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

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存疑萬章此問非疑孔子應召之非蓋因孔子而疑不可往召之說也曰當仕有官職則非不傳質為臣者矣曰以其官召則非為其多聞與賢矣此於禮義又當往又安得與士無官守之職者並論哉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泰人之友善為進善之資而取善之地則在我故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但上一鄉之善士是我之善蓋于一鄉下

所友一鄉之善士不必善蓋一鄉蓋一鄉中有善蓋一鄉者吾能友之不待言矣其凡各有所長者皆是善士吾皆取其長以益進其善也必如此看方合註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意若必善蓋一鄉者而與之友則一鄉中安得有許多善蓋一鄉者而所取友亦有限矣一國天下意倣此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蒙引又尚論古之人兼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說誦其詩讀其書觀其言也論其世考其行也尚論古之人如何古之人言見

於詩者則誦而味之古之人言載于書者則讀而求之然徒觀其言而不知其為人之實可乎是以又論其當世行事之迹如何庶知其為人之實而不徒徇其言也○末句只承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意不必云身一鄉之善士至天下之善士字生來但上文是已為一鄉之善士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此是言既止友一世之善士則亦不止為一世之善士矣却不必謂善盖古人恐古人未易盖也○參未足二字要從自己身分上想像或拘于時而不能以徵其志或限于見而不能以盡其才則天下猶有所未足也是以又

尚論古之人云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蒙引孟子當時為卿於齊齊王此問盖亦有為而發孟子後言異姓之卿云亦實理也而太子王有規焉蒙存合貴戚之卿以宗廟較君君為輕宗廟為重故君可易宗

朝不可亡。然必大過而後可異姓之卿。以臣視君。君為尊。臣為卑。故臣可去。君不可易。即諫不行。亦當自決矣。大過如淫虐凶暴。顛倒錯亂之類。有過即一行一動之失。皆是。二卿俱重。反覆二字。方見至誠懇惻。有不得已之意。若一言以塞責。則易位為篡。而去為避。難矣。

四書定解十八卷終

